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六十二

瑞安孫詒讓學

戎僕掌馭戎車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自將疏掌馭戎車者

與戎右爲官聯也注云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自將者巾

車云革路以卽戎注云卽戎謂兵事以大馭馭玉路齊僕馭金

路道僕馭象路皆王自乘之路明此戎僕所馭者亦專屬王自

乘之革路別於後凡戎車爲諸臣所乘之車也王自將者謂親

出征討若春秋桓五年桓王以諸侯伐鄭之類掌王倅車之政

正其服倅副也服謂眾乘戎車者之衣服疏注云倅副也者射

人云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車僕云掌戎車之萃注云萃

猶副也又諸子云掌國子之倅注云故書倅爲卒司農云讀如

物有副倅之倅倅萃卒聲類並同左襄二十三年傳說齊侯伐衛有貳廣杜注云公副車孔疏引服虔云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音相似案據司馬法大前驅爲前軍大晨卽大殿爲後軍則倅車在後軍之內爲戎車之副亦謂之貳廣又通言之亦曰佐車詳田僕疏又卿大夫行道之副車亦通名倅車詩小雅綿蠻云命彼後車謂之載之鄭箋云後車倅車也云服謂眾乘戎車者之衣服者賈疏云鄭注坊記云僕右桓朝服據非在軍時若在軍則服韋弁服眾乘戎車者之衣服謂此服也言眾乘戎車者之服則副車十二乘及廣闕萃輕之倅皆是也案賈說是也左僖二年傳云軍服振振杜注云戎事上下同服是戎事諸臣與王同服韋弁服正之

者令不得服它服以自殊異也犯軼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如在軍疏犯軼如玉路之儀者如大馭犯軼之儀也云及兵車之會者謂有征討之事而合諸侯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是也 注云如在軍者賈疏云謂如其犯軼巡守及兵車會亦乘革路若乘車之會卽乘金路也掌凡戎車之儀凡戎車眾之兵車也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疏注云凡戎車眾之兵車也者對前云戎車爲王自乘之戎路明此凡戎車爲將帥及卒士所乘亦謂之小戎詩秦風云小戎倭收鄭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是也眾兵車自有馭戎僕不親馭之唯掌正其儀耳引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者牧誓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孟子盡心篇亦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

三百兩引之者證戎車爲眾兵車也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以待賓客疏掌馭金路者與齊右爲官聯

也注云以待賓客者巾車注義同謂待朝覲會同諸侯也朝

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節謂

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

子男五十步司儀職曰車逆拜辱又曰及出車送疏注云節謂

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者賈疏云受享於廟則迎

之大行人云上公九十步介九人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鄭

注云朝先享不言朝朝正禮不嫌有等是春夏受贊於朝無迎

法受享則有之秋冬一受之於廟亦無迎法故郊特特云覲禮

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是受贊受享皆無迎法今言朝覲宗遇

饗食皆乘金路者謂因此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卽有乘金路迎賓客之法也案大行人說公侯伯子男朝位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賈彼疏亦云春夏受賁在朝無迎法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曲禮孔疏引熊安生說正同卽賈所本綜校此與大行人兩注並不云迎賓有春夏秋冬之異則鄭意自謂四時朝並無迎賓享並有迎賓熊賈說非鄭惜曲禮疏又引崔靈恩說則謂春夏朝享並有迎法秋冬並無其說尤謬陳祥道云齊侯朝覲宗遇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蓋春朝夏宗秋覲冬遇其送逆之禮並同金鷄云大行人所謂朝位賓主之間不言何時是四時皆同也齊侯且明言朝覲

宗遇送逆此四時皆迎之確據則諸家謂春夏迎賓而秋冬不迎者誤矣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朝覲宗遇皆謂之覲必無迎賓之法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其後行饗食於廟以講賓主之禮通上下之情乃有迎賓之法周官一經凡諸侯四時常朝皆止言朝覲而此備舉四時之名正見諸侯晚來王亦待之隆也賈疏謂饗食有迎賓法視諸家爲優惜并謂春夏受享亦迎賓於義不通也案陳金並謂朝覲宗遇四時同禮深得經注之指金謂享無迎賓亦塤但本鄭鏐說謂迎賓爲因四時常朝而行饗食時事林喬蔭朱大韶黃以周說並同今攷饗食固當有迎賓而未盡也凡四時常朝朝享無迎賓享後禮裸則當有迎賓蓋朝享純乎君臣故無迎法禮及饗食純乎賓主

故依諸侯相朝禮有迎法經云朝覲宗遇卽指禮祿而言鄭賈
謂此迎賓朝宗則在享與饗食覲遇則又唯在饗食不知禮賓
與饗食同有車迎之法實朝覲宗遇之通禮也互詳大行人疏
又案詩小雅蓼蕭箋云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於門是
燕禮雖輕亦有車迎此經注並不具也云上公九十步侯伯七
十步子男五十步者證送逆相去遠近之數賈疏云大行人文
彼據受享於庫非饗食禮也引之者欲見饗食迎賓與受享同
案大行人所言正朝享後禮賓之禮也鄭意則以爲二享時事
賈謂專指饗食非鄭情也引司儀職曰車逆拜辱又曰及出車
送者證天子待諸侯與諸侯自相朝同賈疏謂據受饗食之禮
亦非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朝夕朝朝莫夕

疏掌馭象路者與道右爲官聯也 注云朝夕朝朝莫夕者鄉

飲酒義云朝不廢朝莫不廢夕注云朝夕朝莫聽事也左成十

二年傳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又昭十二年傳云楚右尹子革

夕杜注云夕莫見孔疏云旦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哀十

四年傳稱子我夕晉語稱叔向夕皆謂夕見君也案孔說是也

左傳朝夕以臣見君爲文此朝夕以王聽事見羣臣爲文其義

通也凡常朝皆在旦有事則有夕朝夕同在內外朝故亦通謂

之朝巾車云象路以朝不言夕以朝可該夕也內則說子事父

母云昧爽而朝日入而夕又文王世子云文王之爲世子朝於

王季日三下文雞初鳴日中及莫三至是事親得通稱朝夕日

王季日三下文雞初鳴日中及莫三至是事親得通稱朝夕日

中及莫亦通得稱朝矣賈疏云朝朝莫夕在正朝來往而言燕者以其在宮中行事皆稱燕案賈說非也朝夕者謂王乘車出視朝自路門外治朝至皋門內外朝皆是燕出入則出入游燕其地甚廣不必在三朝故小臣云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注云燕出入若今游於諸觀苑是燕出入自專屬燕游與朝朝夕爲二事賈并爲一殊誤掌貳車之政令貳亦副疏掌貳車之政令者馭夫云掌馭貳車則貳車馭夫馭之道僕不親馭唯掌其政令耳注云貳亦副者謂貳車卽象路之副車書顧命有次路典路賈疏引鄭書注以爲象路之貳周書器服篇云次車羔冒穆天子傳亦有次車之乘皆是也大戴禮記朝事篇說朝日東郊云天子乘大輅貳車十有二乘彼大輅卽玉路則玉路之副

亦稱貳車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國語魯語云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既夕記主人乘惡車亦有貳車則士禮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云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與二乘中大夫二與一乘下大夫專乘二與亦卽貳車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並有貳車不必皆象路之副也賈疏云上文戎僕倅車云副故此貳亦副也案貳訓副詳小宰疏賈觀禮疏云貳車者節皆與正路同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田路木路也田田獵也鄙循行縣鄙疏掌馭田路者亦與戎右爲官驛也 注云田路木路也者賈疏云按巾車云木路建大麾以田故知田路卽木路也云田田獵也者小司徒注義同云鄙循行縣鄙者此經縣鄙有二遂人

之縣鄙爲六遂之屬別五鄣爲鄙五鄙爲縣是也宰夫司常大司馬司士朝士諸職之縣鄙則爲四等公邑之通稱鄭多據六遂縣鄙爲釋故此注賈疏亦謂指六遂之縣鄙以包六鄉蓋據宰夫注義竊謂畿內千里皆王所循行經不當獨言遂鄙蓋鄙者野也對城郭之言凡王遠行出國門則乘田路由郊以至於畿通謂之鄙以鄙猶言乘以行野也左傳十四年傳云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杜注云鄙野也此鄙與彼義同注疏說並未該掌佐車之政佐亦副疏掌佐車之政者佐車亦馭夫所馭田僕雖掌其政合不掌馭也注云佐亦副者此謂佐車爲木路之副與戎僕戎路之副爲倅車道僕象路之副爲貳車各因事異名義則同也賈子禮篇

云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佐輿卽佐車依大戴禮記說王副車宜十二乘賈子蓋約舉大數賈疏云天子尊故戎車田車之貳有別名諸侯卑戎車田車之貳同曰佐無倖名是以禮弓云戰於乘丘公隊佐車授綏少儀注亦云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也案賈謂諸侯戎車田車之貳同曰佐義本熊安生少儀云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注云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孔疏引熊氏云此云戎獵之副曰佐者據諸侯禮也故莊九年公及齊師戰于乾時公喪戎路佐車授綏是也惠士奇云熊氏說誤佐車者武車也戎車不式豈徒諸侯案惠說是也倖貳佐皆有副義分言之則戎路之副曰倖車田路之副曰佐車通言之則戎田二路之副並得稱佐車左成

二年傳鞞之戰亦云鄭周父御佐車宛茨爲右載齊侯以免周書大武篇云佐車舉旗並以戎路之副爲佐車與檀弓少儀合鄭說甚瑛檀弓孔疏說同而熊賈以爲天子諸侯異名不足據也佐車又通稱貳車詳馭夫疏設驅逆之車驅驅禽使前趨獲逆衙還之使不出圍疏設驅逆之車者馭夫掌馭使車注云驅逆之車則此車亦馭夫馭之田僕掌其陳設之事不掌馭也

注云驅驅禽使前趨獲者大司馬乃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案說文犬部云獲獵所獲也謂驅禽趨田獵之所云逆衙還之使不出圍者釋文云衙本又作御馮登府石經攷異引蜀石經衙作禦案毛詩秦風驅驟孔疏引此注亦作御衙御禦字並通惠士奇云禦借作衙古音同也後漢北海相

景君銘曰強衛改節微弱蒙恩案惠說是也漢石門頌綏億衛
疆亦以禦爲衛衛還之使不出圍謂軼獸將出圍迎御令還不
得出大司馬注云逆逆要不得令走是也王制云大夫殺則止
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鄭彼注云佐車驅逆之車據此經則
佐車爲副車與驅逆之車爲二疑王制注誤或大夫田禮略不
別設驅逆之車卽以佐車共驅逆之用殺於天子諸侯禮與令
獲者植旌以告獲也植樹也疏令獲者植旌者與山虞澤虞爲官
冗聯也賈疏云按山虞植旗屬禽此官又云植旌比禽者彼此
共其事故並見之 注云以告獲也者告得獲者令獻禽也毛
詩小雅車攻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
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卽植旌令獻之事云植樹也

者山虞注義同及獻比禽田畀獲者各獻其禽比種物相從次數之疏及獻比禽者亦與山虞澤虞爲官聯也注云田畀獲者各獻其禽者大司馬注云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眾皆獻其所獲禽焉是也賈疏云大司馬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弊止也田止百姓所得禽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公之者獻於旌下每禽擇取三十其餘爲主皮之射而取之云比種物相從次數之者宰夫注云比較次之謂以所獲使種類大小相從比次校數其多少山虞注云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以知獲數是也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扣而舉之抑之皆止奔也馳放不扣疏凡田王提馬而走者記王以下田車馳驟之節皆謂逐禽時保氏

五馭之逐禽左是也詩小雅車攻云不失其馳舍失如破穀梁昭八年傳云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此提馬以下馳走之節亦欲其不失馳也賈疏云凡田亦謂四時田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大夫發止佐車其時有提馬晉馬之事 注云提猶舉也者說文手部云提挈也舉對舉也引申之提與舉義亦通漢書刑法志顏注引李奇云提舉也淮南子俶眞訓提挈天地高注云一手曰提挈舉也是提挈義同云晉猶抑也者此假借之義廣雅釋詁云抑按按也按音臂近義通云使人扣而舉之抑之皆止奔也者說文手部云扣牽馬也爲王御田車則牽馬而舉之爲諸侯御田車則牽馬而抑之皆以止馬令不急奔賈疏云提遲於馳皆使尊者體舒卑者體促之義也惠士

奇據毛詩鄭風大叔于田傳云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謂提猶控也勒馬曰提案惠謂提控義略同是也晉則微緩而未騁蓋略急於控而緩於磬也云馳敝不扣者說文馬部云馳大驅也廣雅釋宮云馳奔也謂不牽馬任其奔馳卽詩所謂磬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貳車象路之副也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疏注云貳車象路之副也者賈疏云以道僕云掌貳車之政令故知之也王安石云貳車副車姜兆錫云貳車通謂諸僕倅車貳車佐車之屬對文則分倅貳佐散文則通名貳也曾釗亦據少儀乘貳車必式注貳車副車謂非象路獨得是名案王姜曾說是也王昭禹李光坡莊存與說同司戈盾云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軍旅乘革路會同乘金路而咸名

貳車則貳車不專爲象路之副大行人說五等諸侯來朝各有
貳車乘數不同亦不必皆象路也蓋分言之則象路稱貳車戎
路稱倅車田路稱佐車通言之則王五路之副各十二共六十
乘統稱貳車此職之貳車蓋眡五副路而言不專屬象路之副
也互詳道僕疏云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者謂卽戎僕之倅車
田僕之佐車也賈疏云見戎僕與田僕俱不言貳田與戎俱是
職煩故知兼此二者也不掌玉路金路之副者二者事暇蓋車
僕不共掌也姜兆錫云從車卽道右職從王之車莊存與云卿
大夫從王乘公車案姜莊說是也王安石王昭禹李光坡並釋
從車爲屬車義亦略同據道右云自車上論命于從車彼官掌
馭象路而有從車則從車非戎路田路之副明矣對人云有大

賓客則作卿大夫從司士云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諸子云會同賓客作羣子從此從車卽彼諸臣從王者所乘之車與副車備王自乘者異賈鄭亦並失其義又凡王行自乘一路其四路亦從行典路云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是也彼從路卽五正路與貳車從車不同則非此官所馭也互詳道右疏云使車驅逆之車者賈疏云以使役勞劇之事故知是驅逆之車也王安石云使車使者所乘之車案王說亦是也王昭禹李光坡姜兆錫莊有可曾釗說並同此車爲奉使者所乘司士云作士適四方使及行夫傳達之事並所乘用田事驅逆之車雖亦略於其中而實不止此也分公馬而駕治之乘調六種之馬

疏

分公馬而駕治之者公馬卽校人之王馬與牛人公牛義同

國語楚語韋注以公馬爲公之戎馬案此公馬兼六物則不止戎馬矣 注云乘調六種之馬者六種之馬卽校人之六馬也

賈疏云趣馬自主駕脫故知此駕治者是調習之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疏掌

王馬之政者官所畜之馬以給王事者別於民馬謂之王馬亦卽馭夫所謂公馬也國語楚語鬪且曰古者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韋注云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公之戎馬也稱舉也賦兵賦也案韋說非也丘出戎馬一匹文出司馬注此乃計井出車之制其馬出於民間有兵事鄉遂軍不足用乃調發及之此非常聚於王閑也闕且所謂國馬者乃鄉遂之軍

馬馬質所給者故曰足以行軍所謂公馬者乃邦國六閑之馬
官所養以給事者卽此經之公馬故曰足以充賦賦當訓爲頒
謂充頒給官府之用韋並失其義韓非子解老篇云戎馬之則
將馬出彼戎馬蓋卽指國馬將馬卽指王馬公馬也此職六物
雖有戎馬然止備王戎路倅車及從行公卿大夫宿衛士庶子
之用上甸軍賦無與於國馬之數鄭荅趙商已論之矣詳後疏
注云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者數石經攷異引蜀石經作政
亦通賈疏云經辨六馬是差擇也下云凡頒良而養乘是養乘
也引月令曰班馬政者仲夏季秋二令並有此文仲夏注云馬
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季秋令冢教田獵爲文注云馬政謂齊其
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此注似引仲夏令文賈疏謂專據季秋令

未塙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疏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者毛詩小雅六月傳云物毛物也此物當亦兼齊足齊力言之輔人有國馬田馬駑馬三等之輔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然則此道馬以上四者並謂之國馬國馬與田馬駑馬等雖種類毛物不同蓋亦以馬之高卑相別異此六馬六物馬質馬量二物止有戎馬田馬駑馬者彼據買之民間以共官者故無種馬齊馬道馬等周書釋詁篇有三牧疑卽指馬質三物之牧言之此總辨國廐之馬

故備六物也 注云種謂上善似母者者廣雅釋詁云種類也
謂類其母也種戎齊道田五馬並爲良馬此馬尤善故獨稱種
馬云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
道馬田路駕田馬騶馬給官車之役者賈疏云知差次如此者以其田戎道
田以事爲名則知戎馬駕戎路道馬駕道車田馬駕田路以此
五者種馬最在上駕玉路可知騶馬最在下五路之外給役可
知沈夢蘭云駕騶馬者取夫之貳車從車使車凡驅役之車皆
是詒讓案爾雅釋畜云宗廟齊豪戎事齊力田獵齊足若然玉
路駕種馬當齊豪戎路駕戎馬當齊力田路駕田馬當齊足與
荀子禮論篇云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
蓋卽言玉路之種馬也雜記云凶年則乘騶馬明非凶年不乘

駕馬故知供役而已但駕馬二閑不止給王宮中之役宮中當作官中謂給百官府之役也穀梁莊二十九年楊疏引正作官不誤此與下經官中之稍食官誤作宮同官中亦見士師職凡頽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皐皐一趣馬三皐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鄭司農云四匹爲乘養馬爲圉故春秋傳曰馬有圉牛有牧立謂二耦爲乘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爲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

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
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詩云駉牡三千此
謂王馬之大數與麗耦也駑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
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爲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
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
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疏凡頌良馬而養乘之者謂此官辨
良馬五物頌與廐繫諸官養而乘之巫馬注云乘謂驅步是也
曾釗云漢書禹貢傳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
之乘之所謂步作之也云乘馬一師四圉者以下記十二閑馬
及牧馭之數亦此官之官法也云三乘爲阜阜一趣馬者趣馬
葉鈔釋文作趨馬與敘官不合疑誤阜卽閑之小者詳敘官疏

云三阜爲繫繫一馭夫者繫釋文作馭云本又作繫案陸本是也經例用古字作馭注例用今字作繫詳司門疏繫者牧羣之名國語齊語桓公與衛繫馬三百孟子萬章篇云繫馬千駟並卽此云六繫爲廄廄一僕夫者釋名釋宮室云廄勿也勿聚也牛馬之所聚也說文广部云廄馬舍也周禮日馬有二百十六匹爲廄廄有僕夫案僕夫卽五馭之僕也此乘四匹阜十二匹繫三十六匹良駕二馬所同惟設官則異至廄則駕馬當增三倍並詳後疏又案此廄卽養王馬之舍凡廄有內外不同公羊僖二年傳荀息云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是也此十二廄蓋王馬之內廄對養國馬者爲外廄也郊特牲庫門注云庫或爲廄則內廄或卽在庫門內故庫門亦稱廄門與云六廄成校者

校者六閑之總名卽馬棧也許敘官疏 注云良善也者玉府
注同云善馬五路之馬者謂種馬至田馬五者通爲良馬對駕
馬不駕路而言也鄭司農云四匹爲乘養馬爲圉者敘官注義
並同云故春秋傳曰馬有圉牛有牧者昭七年左傳楚芊尹無
字語引之者證養馬爲圉杜注亦云養馬曰圉養牛曰牧與先
鄭說同云立謂二耦爲乘者易屯釋文引鄭易注云馬牡牝曰
乘是二耦四馬並得爲乘皆取兩兩相耦之言也詩鴈風千旌
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
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騶彭彭武王所乘
龍旗承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騤騤周道倭遲大夫所乘
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

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立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案據駁異義說則王五路亦止駕四馬此經以四馬爲一乘而設一師四圉者亦以同駕一車故以四爲數也云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者師卽敘官之圉師也圉師帥圉趣馬帥圉師馭夫帥趣馬僕夫帥馭夫皆轉相帥領云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者賈疏云序官有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人馭夫中士二十人無僕夫上士數之文以此

文官尊者管卑者馭夫既中士明僕夫上士可知易祓云鄭以僕夫爲上士非也玉路之僕曰大馭金路之僕曰齊僕象路之僕曰道僕木路田僕也革路戎僕也總而名之爲僕夫五僕中惟道僕田僕爲上士大馭戎僕爲中大夫齊僕爲下大夫黃度李鍾倫姜兆錫說並同吳廷華亦云以經義言則大馭當掌種馬之廐種馬駕玉路也戎僕當掌戎馬之廐戎馬駕革路也齊僕當掌齊馬之廐道僕田僕當掌田馬道馬之廐蓋各於其所掌之路辨之案易吳諸家謂僕夫卽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其說致塙蓋析言則五僕分馭五路故官名互異總言之則一廐有一僕故此通稱僕夫也僕夫省文亦稱僕後經云臧僕是也鄭於臧僕釋爲馭五路之僕說自精塙而於此僕夫乃以爲

諸僕之外別有是官復貶定其爵爲上士以增敘官之所無沈
彤依鄭說謂當補僕夫上士十人皆非也又詩小雅出車云召
彼僕夫謂之載矣毛傳云僕夫御夫也彼將率所乘不必戎僕
御故毛以御夫釋之御夫卽馭夫蓋散文得通此以僕夫帥領
馭夫則二官迥異與詩義亦不同也云自乘至廢其數二百一
十六匹者謂一廢良馬一種之數也以一乘四匹三乘爲阜則
十二匹三阜爲繫則九乘三十六匹六繫爲廢則十八阜五十
四乘二百一十六匹云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義也者乾爲馬說
卦傳文又繫辭上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韓康伯注云陽爻
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賈疏云按易天一生水
北方地二生水南方天三生木東方地四生金西方天五生土

中央是謂陽無匹陰無耦又地六成水北方天七成火南方地
八成木東方天九成金西方地十成土中央是謂陽有匹陰有
耦龜取生數一二三四五著取成數六七八九十若然東方南
方生長之方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
爲老陽六爲老陰不取十者中央配四方故也是以易之六爻
卦畫七八爻稱九六七八九六既配四方故九六皆以四乘之
乾之六爻以四乘九四九三十六六爻故二百一十六是爲乾
之策也云至校變爲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者
以阜繫廐二者皆言爲至校獨云六廐成校明取馬數小備故
特異其辭鄭喪大記注云成猶備也鄭知六馬各一廐者以一
校六廐與六物之數適相當故謂六廐成校經語雖似上家良

馬而實闕下駑馬爲文是良馬每廐二百一十六匹駑馬三之則六百四十八匹合計六廐五良一駑共一千七百二十八匹也段令此六廐全爲良馬則當減四百三十二匹文選吳都賦劉逵注云校人中大夫掌王田獵之馬一校千二百九十六匹劉說正以良馬六廐計之蓋漢魏周禮經師有此義但良馬止五物而廐有六勢無由合故鄭不如此計數也云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者惠士奇云一廐二百一十六匹倍之爲四百三十二匹乃二廐良馬一種之數也以其數五之得二千一百六十匹乃十廐良馬五種之數也賈疏云經云六廐成校據一廐言之王馬小備下云校有左右則十二廐爲十二閑若據一廐一廐爲二百一十六

匹據兩廂倍之故四百三十二匹種別四百三十二匹五種計之自然總合二千一百六十匹詒讓案經云六廢成校則合左右校爲十二廢而鄭必先通計良馬十廢之數者以駑馬二廢與良馬數遠不相當故先就良馬五物計之也云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者惠士奇云二廢良馬三種四百三十二匹以其數三之得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乃二廢駑馬三良馬之數也以十廢良馬五種之數與二廢駑馬三良馬之數相并得三千四百五十六匹乃五良一駑十二閑之全數也引詩云駉牝三千者鄭風定之方中文鄭箋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

兼邾鄫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從而能富馬
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亦並據此經爲說駮牝詳度人疏
云此謂王馬之大數與者謂詩文不合邦國禮而與王馬之大
數正同云麗耦也者敘官注同云駮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
十四匹者駮馬一麗二匹則一圉八麗凡十六匹則一師八師
凡六十四麗一百二十八匹則一趣馬八趣馬凡五百十二麗
千二十四匹則一馭夫是自圉至馭夫總馬千二十四匹也云
與二三良馬之數不相應者賈疏云依經八計之得此千二十四
匹其二三良馬有千二百九十六匹故言不相當云八皆宜爲六
字之誤也者賈疏云若作六計得千二百九十六匹與二三良馬
數合故破從六也云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

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者鄭意破八爲六則六麗二六凡十二匹而一師以六乘十二凡七十二匹爲六師三十六麗而一起馬更以六乘七十二凡四百三十二匹爲六趣馬二百十六麗而一馭夫良馬左右二廐合計亦四百三十二匹兩數正同再以三乘之得千二百九十六匹與經三良馬之數相應也又案鄭必破八爲六者亦以依經圍師以上皆積八成數則不能成阜惟改八爲六則每阜一圍師六阜一起馬三十六阜一馭夫百八阜一僕夫於阜繫之數亦正合也云旣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者以良馬一繫二十六匹則有一馭夫一廐二百十六匹則有一僕夫今駕馬依鄭說則四百三十二匹始有一馭夫其數已不相當而駕馬之師至馭夫而止雖三之至

千二百九十六匹之多亦不更設僕夫明以不駕五路卑之故
不設貴官也賈疏云案此經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
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按序官云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十人
卽此以云阜一趣馬合自師至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并之六十正充此良馬之馭夫又不見驚之馭夫者或脫也天
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降殺之
差每廩爲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
驚馬則皆分爲三馬疏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
種家四閑馬二種者王十二閑半之以爲邦國之閑數二分邦
國之閑去一以爲家之閑數左成十八年傳云程鄭爲乘馬御
六騶屬馬杜注云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晉制與

此經合 注云降殺之差每廐爲一閑者說文門部云閑闌也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云閑闌養馬之所也詩魯頌駉孔疏云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是閑廐義同故又謂一廐爲一閑鄭意上文六廐成校校有左右是一校六廐左右合爲十二廐卽是十二閑但天子備十二閑六種邦國以下以次遞降殺之其每廐爲一閑則同也穀梁莊二十九年新延廐傳云延廐者法廐也范注引此經釋之亦云每廐一閑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爲三焉者此無正文鄭意邦國之與天子降殺以兩故於六種之中去上一二種取下四種以充邦國之用又天子良馬五種種各二閑其駑馬三良馬則以三倍之數並處二閑今邦國六閑馬四種若亦如天子

之制良馬二種駑馬一種種各二閑則有八閑非六閑所能容
故謂邦國及家皆良駑每種止一閑駑馬三良馬則又分處三
閑與天子制不同也吳廷華據巾車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
以封革路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注金路以封同姓
及公以難此注謂此邦國不分五等則同姓及公之金路固當
用齊馬而侯伯以下乘象革木三路者不宜概用齊馬又夏官
敘官邦國有軍制亦應有兵車鄭注四種亦不宜獨去戎馬案
鄭依上文六物之文種戎在齊道田之上故謂邦國無種戎二
馬但戎馬革路所駕巾車革路以封四衛在邦國爲子男之車
則五等諸侯通得乘之况邦國無大小各立軍制而謂不得備
戎馬於理實難通吳氏疑之是也且五路之中革路卑於金象

則六馬之中戎馬不得尊於齊道故馬質二物有戎馬而無齊道明齊道之物貴於戎也然則上經六物戎在齊上乃偶順文便不爲尊卑之定次而鄭卽據之以爲邦國無戎馬非至論也攷毛詩魯頌駉傳云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驚馬其說與鄭此注異諦審毛意蓋卽以馬質二物戎田驚三馬皆買之民間非國廄所生故以充諸侯之馬但其所謂良馬一種不知正指何馬依此經注義則種戎齊道田五馬並爲良馬毛旣別數戎田而種馬又玉路所駕諸侯所不得乘則良馬內無種戎田二馬可知竊疑毛所謂良馬者殆兼指道齊二馬也蓋據巾車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之文諸侯同姓乘金路者富有齊馬無道馬異姓乘象路者富有道馬無齊馬

以其齊道不定故統駭之曰良馬此毛君攸此經爲傳之微指也今謹攸毛義定邦國四種之馬曰凡諸侯乘金路以下者其馬爲齊戎田驚其金路象路蓋其駕齊馬以其事略同也戎路以下所駕馬與王同凡乘象路以下者其馬爲道戎田驚以駕象路以下亦與王同至於四衛乘革路者雖不得乘象路而亦得具道馬以賓祭行禮之馬不可與戎事同也依此差之則與此職及巾車馬質諸文無不符合似較鄭說爲優而魯頌疏反據鄭以通毛謂毛以齊馬爲良馬道馬爲戎馬名實實亂不可追也又案依鄭說每閑馬二百一十六匹邦國六閑凡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凡八百六十四匹賈疏云趙商問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爲二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

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
商按天子之卿采地食小都大夫食縣不審何由當能共此馬
數故禮記家富不過百乘謂其多也司馬法論之甸方八里有
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地四甸一甸稅又給王其餘三
甸纔有馬十二匹今又就校人之職相校甚異何荅曰邦國六
閑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有四閑二種又當八百
六十四匹今子以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君之所制爲非謂民賦
畿內百里之國者居四都五十里之國居四縣二十五里之國
居四甸而引天子卿食小都大夫食縣欲何以難又司馬法甸
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
事條未理而多紛紜趙商云邦國二千五百九十二匹者謂三

良一良四百三十二匹三良千二百九十六匹驚三其一種亦
千二百九十六匹故合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
爲千七百二十八匹謂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驚馬一種三
良馬一種亦千二百九十六匹并之千七百二十八匹正合於
數鄭不從者天子十二閑分爲左右一種馬分爲二廐故一種
馬有四百三十二匹諸侯及大夫直一廐不分爲左右則良馬
惟有三廐三良居二廐其數六百四十八匹驚馬亦三其一種
其數亦六百四十八匹并之千二百九十六匹家有二種一良
一驚良居一廐二百一十六匹驚馬三之爲六百四十八匹并
之爲八百六十四匹故鄭氏云子以何術計之案據賈引鄭志
荅趙商謂上甸出車馬爲軍賦無與於國馬之數則此國馬卽

公馬與國語不同其說甚析依此職經注則王之戎馬亦止四百三十二匹才足共駕兵車百有八乘而天子畿內軍賦號稱萬乘其不合一也卽以六軍三千乘計之當用馬萬二千匹與此職戎馬數亦復懸絕其不合二也蓋此職十二閑之戎馬專以共王之戎路倅車及從行公卿大夫宿衛士庶子等所乘非以給軍左圖二十七年傳楚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明常時王馬不以給軍又襄九年傳宋災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庀武守彼校正卽此校人明國內守備之事乃使校人出馬也蓋六軍之馬當由馬質頒與六鄉之家使其養之而鄉吏司其稽簡徵發之事六遂副六鄉其頒養之法當亦如之至都鄙丘甸出戎馬則又民間自備都鄙之吏縣師與稍人掌其事

二者之馬皆不畜於王閭爲校人所不掌然則此職王及邦國之馬自據官廐所畜言之其不足以盡王國及侯國之馬亦明矣至此經之家馬四閑依鄭志說爲天子三公食大都者之制此本畿內大國與邦國男國相等故軍賦不過百乘而家廐畜馬有八百餘匹之多其卿食小都大夫食縣者卽不得備此數故答趙商云欲何以難至諸侯之卿大夫尤不能具四閑之制故論語公治長篇以陳文子有馬十乘爲多則邦國卿大夫畜馬之數可知矣凡馬特居四之一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疏注云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者賈疏云是使三牝各產其一通牡爲四其駕一車取同氣一心之義吳廷華云鄭本以牝牡爲同氣一

心賈以所產爲同氣一心舛矣案吳說是也賈意蓋謂古駕車
必用牡故使三牝各產一牡與馬父爲四牡然紬繹鄭意自以
三牝一牡爲一乘而同氣一心不如賈所說也顏氏家訓書證
篇據詩駟駒牡馬謂此經圉人所養良馬皆牡馬云良馬天子
以駕玉路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驥也案魯頌本作駟駒牧
馬顏注誤本殊不足信其謂良馬爲皆牡馬者疑六朝禮家因
上經駕馬三良馬之數與此經居四之一分率偶合遂并爲一
義其說尤謬段玉裁云凡馬兼指六種五路之馬又康成計王
馬之大數而引詩駟牝三千何嘗謂五路之馬無驥歟良馬通
謂五路之馬倘皆無驥則通淫游牝豈專爲駕馬良馬豈皆駕
母所生康成何以云種馬上善似母者也案段糾顏誤是也列

女傳辯通篇云昔者湯伐夏左驂牝驢右驂牝靡而遂放桀武
王伐紂左驂牝驢右驂牝驢而遂克紂是卽戎路不必皆駕牡
馬之證但詩屢言四牡列女傳所云則又兩牝皆無三牝一牡
之明文鄭義亦未知何據陳汪謂此經指養馬言之其說較通
蓋廐牧之馬大數牝多特少若駕乘則不拘此數大抵特貴於
牝則五路之馬或純牡或間以牝亦無不可但純牝則爲賤非
駕路所宜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明卿大
夫以上乘車不用純牝矣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者廣
雅釋獸云牡特雄也說文牛部云朴特牛父也是特本爲牡牛
引申之牡馬亦得稱特也春祭馬祖執駒馬祖天駟也孝經說
曰房爲龍馬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二

歲日駟立謂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爲其乘匹傷之疏春祭馬祖者此職四時之祭經不云何月以秋祭馬祖推之疑皆在四仲之月六畜惟馬祖有祭者以馬給戎事其用尤重也左僖十七年傳云古者六畜不相爲用杜注云謂若祭馬先不用馬孔疏引沈氏據春秋說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天豕謂六畜各有祖凡說不足據注云馬祖天駟也者爾雅釋天云天駟房也詩小雅吉日孔疏引孫炎云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案師田亦有馬祖之祭所謂伯也亦卽甸祝之禴馬與此春祭禮異詩吉日云旣伯旣禱孔疏云馬祖祭之者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則又用彼禮以祭之是也又漢書敘傳類禴厥宗應劭注云禴馬祖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案禴

者師祭與伯不同非祭馬祖應說失之互詳肆師甸祝疏引孝經說曰房爲龍馬者證天駟爲馬祖之義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孝經援神契云斗曲杓橈象成車房爲龍馬華蓋覆鉤朱均注云房星旣體蒼龍又象駕四馬故兼言之也此卽據援神契文馬質注亦云天文辰爲馬賈疏云春時通淫求馬蕃息故祭馬祖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者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四月執陟攻駒傳云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案先鄭云無令近母卽夏小正傳所云離之去母也庾人攻駒與執駒爲二事與夏小正合此以執駒猶攻駒者以皆是禁其乘匹之事非謂執駒亦驟其蹄齧者也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駮者庾人注及

說文馬部並同賈疏謂爾雅文今攷爾雅釋畜無此文賈疑誤
記也云玄謂執猶拘也者釋名釋言語云執攝也使畏攝也說
文牽部云執捕皐人也句部云拘止也案執捕引申之與拘止
義同書酒誥云盡執拘以歸于周月令仲夏游牝別羣則繫騰
駒釋文繫作執淮南子時則訓同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繫
絆說文馬部云馬絆馬也或作繫莊子馬蹄篇云連之以羈繫
案執繫聲義亦同云春通淫之時者據牧師文云駒弱血氣未
定爲其乘匹傷之者賈疏云論語孔子云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馬亦如此故引之而言也按月令仲夏繫騰駒注云爲其壯氣
有餘相蹄齧彼壯氣有餘相蹄齧繫之不爲駒弱者繫有二種
此謂二歲者彼據馬之大者故不同也夏祭先牧頒馬攻特先

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爲其蹄齧不可乘
用鄭司農云攻特謂騷之疏夏祭先牧頌馬攻特者夏小正五
月頌馬傳云分大夫卿之駒也將間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
也案此夏祭先牧而頌馬與小正五月頌馬文合亦祭先牧在
仲夏之證頌馬卽頌駒也彼傳云分大夫卿之駒者謂以駒分
與卿大夫之當乘馬者宋本大戴禮記作分夫婦之駒誤注
云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者說文牛部云牧養牛人也通言
之養馬亦曰牧賈疏云以其言先牧是放牧者之先知是始養
馬者祭之者夏草茂求肥充云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爲其蹄齧
不可乘用者亦謂騷其蹄齧者也說文足部云躡躡也蹄卽躡
之借字謂牡馬性悍怒喜相躡齧必騷之使馴而後可乘用也

鄭司農云攻特謂騾之者鄭度人注說攻駒義同說文馬部云
騾騾馬也廣雅釋獸云騾騾攻駒也謂割去馬勢猶今之扇馬
秋祭馬社臧僕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日相土作乘馬鄭司農
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立謂僕馭五路之僕疏秋祭馬
社者蓋亦在仲秋與國報社同月也 注云馬社始乘馬者者
牧地及十二閑之中蓋皆爲置社以祭后土而以始制乘馬之
人配食焉謂之馬社也引世本作日相土作乘馬者土舊本誤
土今據宋婺州本岳本互注本明監本正作世本篇名詳龜人
疏荀子解蔽篇云乘杜作乘馬楊注亦引世本云杜與土同乘
馬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相土契孫也高承
事物紀原引世本相土作乘馬鵬作駕宋衷注云皆黃帝臣案

據宋仲子說則相士爲黃帝臣易繫辭說黃帝堯舜制九事已
有服牛乘馬宋說與易合楊倞謂卽契孫殆非也鄭司農云臧
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者爾雅釋詁云臧善也謂簡擇練習
其人使善其事也云立謂僕馭五路之僕者謂大馭戎僕齊僕
道僕田僕卽上文之僕夫也先鄭釋僕爲馭者嫌與下講馭夫
無別故後鄭補釋之凡五馭通稱僕互詳大馭條狼氏疏冬祭
馬步獻馬講馭夫馬步神爲災害馬者獻馬見成馬於王也馭
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講猶簡習疏講馭夫者馭夫不馭五路
視僕爲輕故後臧僕也 注云馬步神爲災害馬者者讀步與
酺同族師春秋祭酺注云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酺或
爲步亦引此經爲釋又云蓋亦爲壇位如雩祭云此注與彼注

義正同蓋謂亦爲壇位以祭之也今攷馬步之祭它經無文鄭以漢制說之亦無塙證竊疑步當讀如字曲禮云步路馬必中道孔疏云步猶行也左襄二十六年傳云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杜注云步馬習馬馬步蓋謂習馬之道月令五祀冬季行此冬季馬步猶人之有祭行史記封禪書有祠馬行或其遺法月令注祭行在廟門外之西然則祭馬步其在廡門外之西與云獻馬見成馬於王也者成馬謂已調習任乘駕之馬也賈疏云以冬時萬物成亦獻成馬於王也云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者據本職文云講猶簡習者國語周語韋注云講習也又後注云簡差也此講馭夫亦謂差擇而肄習之故兼簡習爲訓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也頒授當乘之疏凡

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頌之者大祭祀謂外祭祀圜丘方丘
南北郊明堂之等朝覲會同亦冢大爲文大宰注云大會同或
於春朝或於秋覲是也二者皆於國外行之故有頌馬之事

注云毛馬齊其色也者小宗伯毛六牲注云毛擇毛也此義與
彼同謂一乘四馬必取同色若乘黃之類賈疏云此三者皆頌
馬從王知齊其色者案毛詩傳云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
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爾雅亦云雖據宗廟至於田獵軍旅
既尚疾尚力亦尚色也故下云凡軍事物馬而頌之是尚力也
詩云駉駉彭彭武王所乘又云駉鐵孔阜秦襄公以田是齊色
不專據宗廟案賈所引小雅車攻毛傳文彼詩云我馬既同傳
云同齊也是齊其色卽謂馬同色故孔疏引李巡云祭於宗廟

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大朝覲會同馬亦當齊色齊色卽史記
平準書所謂鈞駟是也云頒授當乘之者祭義注云頒之言分
也謂分授與當乘馬之人也飾幣馬執扑而從之鄭司農云校
人主飾之也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聘禮曰馬則北面奠
幣于其前士喪禮下篇曰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
牽之馭者執策立于馬後疏飾幣馬者此冢上大朝覲會同爲
文也云執扑而從之者扑唐石經初刻作朴磨改作扑案朴卽
扑之誤詳司市射人疏注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者飾與
封人飾牛牲義同彼注云飾謂刷治絜清之也云幣馬以馬遺
人當幣處者也者卽圉人注王賜賓客之馬是也先鄭意校人
掌馬不掌幣而經云幣馬者以幣馬兩有一二者同陳馬當幣之

處故通謂之幣馬也吳廷華云校人馬官而言幣者謂以馬爲幣蓋馬爲小行人六幣之一故亦稱幣非幣帛之幣也王引之云馬在六幣之數故曰幣馬齊語云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是也下文幣馬義並同案吳王說是也先鄭忘檢小行人故誤以幣馬爲馬當幣處賈又曲爲之說謂此直以馬遣人無幣又謂王家遣人無庭實然則下文賓客及國使之幣馬皆有馬兼有幣注何以別無說乎殆又未達鄭指矣引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者聘禮賓在國夕幣及入境展幣並有此文引之者證幣馬同設卽所謂當幣處也賈疏謂彼有幣有馬此無幣亦非鄭指引士喪禮下篇曰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來牽之馭者執策立于馬後者卽旣夕文御彼作御字同注云諸

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者蓋條綬也其著之如屬
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王之革路條纓引之者證此飾馬兼有
馬纓等又彼馭者執策立馬後與此校人執扑從馬事亦同也
凡賓客受其幣馬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疏注云賓客
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者賈疏云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
者是也詒讓案幣馬者朝聘享王庭實之馬也覲禮云三享皆
東帛加璧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此朝覲享王之幣馬也
聘禮記云凡庭實皮馬相聞可也此聘問享主國君之幣馬也
侯國之臣聘於王亦然又聘禮使者私覲以馬爲庭實亦當校
人受之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埤之言埤之則是馬塗車之屬
靈疏大喪者謂王及后世子喪云飾遣車之馬者此與巾車司

常爲官職也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遂康之行之此官則飾其馬而閤人激之檀弓注云是重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其馬當亦每車爲四馬如王生時乘車之制亦有纓就之飾也荀子禮論篇說明器云總輿而藏之金革審鞞而不入明不用也蓋卽指埤遣車馬而言金革審鞞卽車馬之飾彼云不入者蓋入塋時解說車馬及飾不駕繫之非謂不入塋猶典庸器厥筭虞而不縣檀弓卽云有鍾磬而無筭虞也又凡葬空時藏器於梓中有見內見外之異士喪禮有苞筭無遣車旣夕及雜記注謂藏於見外王禮以遣車載苞藏之當與彼同故賈疏謂入塋藏之於梓內顯外卽據雜記注義也互詳巾車家人疏云及葬埤之者埤釋文作埤云本亦作埤院元云經當作埤注當作埤

此類皆援注所改案院說是也。狸卽葬之借字。注或從俗作埋。
詳鼈人疏。注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者。鄭意生馬不
當埋。言埋明非真馬也。凡送葬車有多種。祥車駕馬。蜃車人引
之。皆卒窆而反。不埋之故。既夕記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柩
至于壙。敝服載之。卒窆而反。注云。柩車至壙。祝說載除飾。乃敝
乘車。道車。槨車之服載之。以歸是也。若輶車載柩入壙。其在道
駕馬與否。經注無文。荀子禮論篇云。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楊
注以輿爲輓軸。與輶藏謂埋之馬。卽駕輓軸之馬。據彼說則輶
車至壙亦駕馬。窆之時車雖埋而馬仍反。是真馬送葬無埋法也。
塗車芻靈者。釋名釋喪制云。塗車以泥塗爲車也。芻靈束草爲
人馬以神靈名之也。檀弓云。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孔子謂爲芻

靈者善謂爲僮者不仁鄭彼注云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僮偶人也孔子善古而非周孔疏謂鄭意則周初卽用偶人故家人賦言登車象人注引謂爲僮者不仁其餘車馬器物猶爲塗車芻靈故枝人注云塗車之芻靈是偶人之外猶有塗車芻靈之制案孔說是也依鄭檀弓注說蓋古止有芻靈至周而有僮然仍不廢芻靈故此注亦以爲釋賈疏誤會鄭意謂周實用僮注舉古之芻靈况周非謂周仍用芻靈失之又案此遣車卽駕車蓋亦以木爲之而塗以黝堊等故通謂之塗車至豕人注以象人爲僮知此遣車之馬不以木爲之者以檀弓止言僮爲木人更無木馬之文史記封禪書載秦郊祀用木禺車馬鹽鐵論散不足篇說明器有桐馬偶人此秦漢制周時或未有

也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帥猶將也疏田獵則帥驅逆之車者賈

疏云驅逆之車田僕設之但校人主車馬帥領田僕而已注

云帥猶將也者此段借之義也說文巾部云帥佩巾也行部云

衛將衛也經典將衛字多段帥爲之故此將車亦謂之帥矣凡

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四海猶四方也王巡守過大山川

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疏

將事于四海山川者與小宗伯大祝將事于四望禮略同云則

飾黃駒者亦謂刷治潔清之也賈疏云謂王行所過山川設祭

禮之然後去則殺黃駒以祭之山川地神土色黃故用黃駒也

案依賈說黃駒取象土色則所至山川不論在何方悉用黃色

與牧人望祀以方色牲異彼又云凡外祭毀事用羝可也注

云外祭謂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賈彼疏援此經謂據龙中有黃色者用之義亦通也又大司馬云喪祭奉詔馬牲當亦此官所共經不見其馬牲者亦文不具也 注云四海猶四方也者

明此四海爲王巡守所至在六服之內與布憲四海爲四夷異也云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者依王人文則王巡守所過大中小三等山川並有祭禮此唯云大山川者據大祝云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文不具也賈疏云爾雅云祭山曰廢縣祭川曰浮沈今鄭云以祈沈者總解過山川二事言與者爾雅據正祭此則行過之約與彼同故云與以疑之也案此注祈沈釋文無音而玉人注云其祈沈以馬彼釋文引小爾雅曰祭山川曰祈沈祈音九委反然今本小爾雅無此文依

玉人釋文則祈讀與廢同此疏及大宗伯疏並謂祈卽廢詩大
雅鳧鷖孔疏引此及玉人注亦並作廢沈是祈沈卽釋天之廢
縣浮沈也大宗伯山川正祭之禮以狸沈據鳧鷖疏引鄭志亦
張逸說則廢縣與狸異而此及玉人注並據以爲說者蓋鄭意
大宗伯山林用狸是正祭之禮廢而復狸其巡守所過用告祭
之禮山則廢而不狸川則亦用沈但禮有隆殺漢書溝瀆志載
武帝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卽用古沈馬之禮也觀禮云祭山
丘陵升祭川沈鄭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
及諸侯之盟祭也彼云升沈升卽廢縣沈卽浮沈鄭以爲王巡
守就祭之禮與此注正同據此經祭山川有馬牲左傳襄九年
宋災祝宗用馬于四墉亦地示也祈沈互詳大宗伯及玉人疏

云玉人獻有宗廟以黃金勺謂馬之禮者據玉人文所過山川以璋璜先灌而後用牲黃金勺即璋璜之勺也引之者證彼云馬即此黃駒對文駒爲小是散文駒馬亦通稱並詳彼疏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使者所用私覲者聘禮云賓覲奉束錦總乘馬是幣也注云使者所用私覲者聘禮云賓覲奉束錦總乘馬是私覲有幣馬也又問卿之後云賓面如覲幣彼私面亦有幣馬鄭唯云私覲者覲面散文亦通故文不具詳司儀疏賈疏云言國之謂王使之下聘問諸侯王行禮後乃更以此幣馬私與主君相見謂之私覲諸侯之臣與君同行不得私覲若持聘則有之則聘禮私覲是也若然上文飾幣馬是以馬遣人法非聘故無私覲前賓客來朝聘不言私覲者諸侯之臣於天子不敢行

私覲故也吳廷華云享亦有幣馬私覲特其一耳案吳說足補鄭義賈大行人疏謂諸侯大夫見天子有私覲此疏又謂諸侯之臣於天子不敢行私覲非也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鄭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據禮經覲禮無私覲聘禮有私覲則諸侯之臣聘於王亦宜有私覲以申其敬故郊特牲止席朝覲私覲之非禮而不及聘也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物馬齊其力疏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者此以十二閑之馬頒授貳車及鄉大夫士庶子所乘從車使車者也其六軍兵車之馬萬二千匹當馬質買而頒之鄉里既非十二閑所養則亦非此官所頒詳前及馬質疏注云物馬齊其力者爾雅釋畜云戎事齊力是也詩小雅車攻孔疏

引某氏爾雅注云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賈疏云上朝會言毛馬鄭云齊其色此軍事言物馬鄭云齊其力物卽是色而云齊力當與上文互以見義欲見皆有力有色也案賈說是也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注釋馬政爲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卽引此經爲證是鄭意軍事亦兼貴齊色也詩小雅六月篇比物四驥毛傳詰物爲毛物孔疏謂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事雖以齊力爲主亦不厭其同色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騶驪是中騶驪是驂是也案據孔說則戎事以齊力爲主色則或齊或不齊蓋無定法又檀弓云夏后氏尙黑戎事乘騶般人尙白戎事乘翰周人尙赤戎事乘騶詩大雅大明篇騶驪彭彭毛傳亦云騶馬白腹曰騶言上

周下殷也是戎事馬亦各從正色但詩禮並謂主帥所乘其他戎車固不嫌有雜色矣等馭夫之祿馭夫於馭馬僕夫爲中舉中見上下疏等馭夫之祿者此與司祿爲官聯也司勳注云等猶差也注云馭夫於馭馬僕夫爲中舉中見上下者以經云等明有上中下也僕夫爲上馭馬爲下賈疏云掌養馬者有馭馬馭夫僕夫三者皆須等其祿獨云馭夫故鄭云舉中見上下宮中之稍食師圍府史以下也鄭司農云稍食曰稟疏宮中之稍食者此冢上爲文謂亦等之也吳廷華云宮當爲官字之誤方苞亦引士師云掌官中之政令證此宮當作官案吳方說是也注疏並不釋宮中之義疑鄭賈本亦本作官中王及諸侯宮中固富有內廐左昭六年傳楚有宮廐尹是也然十二閑馬數

千匹斷非宮內所能容若云等內廩師圉等之稍食豈十二閑
師圉之稍食非校人所掌乎今本作宮中不可通也 注云師
圉府史以下也者賈疏云上云馭夫之等言士已上訖故知此
是師圉府史以下中仍有胥徒之等也鄭司農云稍食曰稟者
說文禾部云稟賜穀也廣雅釋詁云稟祿也段玉裁校改作稍
食祿稟以日爲祿之謬案段蓋據宮正內宰廩人掌固諸職後
鄭注義不爲無徵然先鄭此注疑當作稍食日稟稟食以日計
猶月奉以月計也日日形近而譌凡經言稍食與祿不同此經
等馭夫之祿與宮中之稍食別文則稍食不可言祿明矣蓋馭
夫中下士故有祿師圉府史胥徒之屬皆庶人在官者則無祿
但稟食而已故謂之稍食先鄭但以稟釋稍食而不兼言祿其

說最精審後鄭訓爲祿稟似亦謂非正祿然未別白言之賈疏遂滋誤釋矣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減僕講馭夫之時簡差也節猶量也差釋王馬以爲六等疏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者趣馬兼掌芻秣之事故毛詩大雅雲漢傳云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齊之者吳子治兵篇說治馬云適其水草節其饑飽食也注云贊佐也者外宗注義同云佐正者謂校人減僕講馭夫之時者賈疏云以其校人是養馬官之長校人既有此諸事而云佐正明佐此二者可知吳廷華云經言贊正良馬是正其養馬之法下齊之簡之皆正之之事蓋馬掌於校人而趣馬贊之案吳以贊正爲正養馬之法

深得經義但僕與馭夫畜秩並尊於馮馬爲其帥長馮馬不得
與其臧講之事鄭不宜尊卑不辨竊疑鄭意亦以正良馬爲正
養馬之法但以經既云贊則是佐其長官校人臧僕講馭夫之
時亦兼正馬政故馮馬得贊之非謂所正卽校人臧講之事也
賈申鄭蓋未達其情趣矣云簡差也者王制注云簡差擇也詩
小雅吉日云既差我馬毛傳云差擇也云節猶量也者謂與馬
質馬量二物義同楚辭離騷王注云節度也夏官敘官注云量
猶度也是節量義相近云差擇王馬以爲六等者賈疏云卽上
種戎齊道田驚是也王應電云六節謂行止進退馳驟之節疏
以爲種戎齊道田驚此乃六物豈得爲六節且此專指贊正良
馬安得以驚馬雜之案王說近是姜兆錫莊存與莊有可說同

吳子治兵篇說治馬云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卽簡大節之事掌駕說之頒用馬之第次疏掌駕說之頒者與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典路爲官職也典路先鄭注云說謂舍車也注云用馬之第次者此讀頒爲班也小爾雅廣詁云班次也鄭說有第次者欲均其勞逸謂若左宣十二年傳云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鶡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是也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居謂牧房所處治謂執駒攻特之屬疏辨四時之居治者賈疏云謂二月已前八月已後在廐二月已後八月已前在牧故云四時也云以聽馭夫者都司馬注云聽者受行其所徵爲也此趣馬聽於馭夫亦謂受馭夫之政令而行之賈疏云以趣馬下士屬馭夫中士

故云聽取夫 注云居謂牧房所處者大史注云居猶處也據
圉師云春始牧夏房馬是所居不同蓋存與云房蓋今之涼棚
亦在廄中不在牧地冬則納馬於閑夏則繫馬於房也云治謂
執駒攻特之屬者賈疏云以是校人之事趣馬當佐之明是此
二事也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乘謂
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相助也疏相醫而藥攻馬疾
者醫卽敘官醫四人是也申鑒俗嫌篇云藥者療也以藥療馬
疾卽謂之藥猶擊鼓卽謂之鼓動靜義通也賈疏云巫知馬崇
醫知馬疾疾則以藥治之崇則辨而祈之二者相須故巫助醫
也俞樾云蓋巫馬不自醫使醫四人治之而自相助之猶天官

醫師掌醫之政令凡邦之有疾病者疔瘍者造馬則使醫分而治之是亦不自醫也醫師尊故言使巫馬卑故言相也二云受財于校人者賈疏云謂其所具及藥直 注云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者亦如獸醫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是也齊民要術療馬病之術云終日馳驅舍而視之不騷者筋勞也騷而不時起者骨勞也起而不振者皮勞也振而不噴者氣勞也噴而不溺者血勞也卽驅步發疾之法養乘及步馬詳校人疏云相助也者爾雅釋詁云相助勸也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布泉也鄭司農云賈謂其屬官小吏賈二人粥賣也疏馬死則使其賈粥之者粥其皮骨等也云入其布于校人者所以償失馬之費也 注

云布泉也者外府注同鄭司農云賈謂其屬官小吏賈二人者據敘官文云粥賣也者說文貝部云賣荷也讀若育經典多段粥爲之國語齊語市賤鬻貴韋注云鬻賣也粥鬻聲類同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頒馬授圉者所牧處疏掌牧地者此與牧人及六鄉四郊之吏爲官聯也牧地及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詩小雅出車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傳云出車就馬于牧地箋云牧地在遠郊是也互詳載師疏云皆有厲禁而頒之者牧田爲總牧六畜之田蓋就中別爲蕃界以爲十二閑牧馬之地故有厲禁若山虞云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先鄭注云厲謂遮列守之是也賈疏云言厲禁者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民遮護禁止不得使人輒牧牛馬也

注云頒馬授圉者所牧處者亦謂分而授之也賈疏云圉人掌養馬者故圉人職云掌養馬芻牧之事詒讓案此謂牧王馬也其卿大夫以下有馬者當亦有游牧之地蓋並牧師頒之矣
孟春焚牧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
疏注云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者賈疏云孟春謂夏之孟春建寅之月草物將出之時燒焚牧地除陳草以生新草也中春通注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秦時書也秦地寒涼萬物後動
疏注云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者白虎通義嫁娶篇云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蓋中春爲春之中氣尤盛故游牝以順時氣云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秦時書也秦地寒

涼萬物後動者月令季春令文注云果鷹皆乘匹之名是月所
合牛馬謂繫在廐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案依圉師
春始牧注引左傳日中而出則春分已出在牧月令不宜季春
方云遊牧故鄭特釋之月令注則謂彼據牝馬有尙畱在廐者
則遲至季春乃遊之於牧其說頗牽強當以此注爲允賈疏云
若然彼不繫在廐亦二月通淫則與此經合矣今此注與彼注
不同者鄭君兩解故彼此不同也案月令秦書詳龜人疏掌其
政令凡田事贊焚萊焚萊者山澤之虞疏贊焚萊者焚萊卽大
司馬中春蒐田火弊是其事也以焚萊與焚牧事相類是牧師
所習故使贊之注云焚萊者山澤之虞者以經云贊則此牧
師特贊助其事明自有專掌之者此官與彼爲官聯也山虞云

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又澤虞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以山虞澤虞既主萊事則焚萊亦其所掌可知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九者皆有政教焉阜盛壯也詩云四牡孔阜杜子春云佚當爲逸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駢二歲曰駒散讀爲中散大夫之散謂駘馬耳毋令善驚也立謂逸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教駢始乘習之也攻駒驟其蹄齧者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疏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者見校人職云圉馬者圉師云掌教圉人養馬卽圉馬之政教也注云九者皆有政教焉者一阜馬二佚特三教駢四攻駒五祭

馬祖六祭先牧七執駒八散馬耳九圉馬是九事皆有政教庾人並掌之也月令仲夏班馬政注云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亦引此經爲說云阜盛壯也者大宰注云阜盛也引詩云四牡孔阜者小雅車攻篇文引之者證馬盛壯爲阜之義秦風亦云駟鐵孔阜毛傳云阜大也與盛壯義同杜子春云佚當爲逸者段玉裁云當爲當作讀爲佚逸古多通用如尙書無逸亦作毋佚是也而杜必改佚爲逸者蓋杜時佚訓散佚逸訓安逸從俗分別而鄭君申明杜義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駟二歲曰駒者校人注同云散讀爲中散大夫之散者段玉裁云漢有中大夫有大中大夫有中散大夫後漢志曰大夫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惟詔命所使而中散大夫蓋對大中大夫言之中大夫之間散者

次於中大夫之大者也云謂聒馬耳毋令善驚也者淮南子原
道訓高注云散亂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聒擾亂耳孔也
聒馬耳謂不驚時常以聲擾亂之久而習之則聞聲不復驚駭
吳子治兵篇說治馬云戢其耳目無令驚駭聒之所以戢其耳
也阮元云聒之所以習之令其不驚凡蒙禽獸自有此法云玄
謂逆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者從子春說以佚爲逸也
吳子治兵篇云日暮道遠必數上下甯勞於人慎無勞馬不勞
所謂逸之也左僖十五年傳晉慶鄭說小驪云亂氣狡憤陰血
周作此卽血氣不安之病云教駾始乘習之也者國策秦策高
注云教習也襄二十六年左傳杜注云步馬習馬駾三歲馬始
可駕乘故必先教習之而後任用也學記云始駕馬者反之車

周禮正義 禮六十二

四十一

五十四

在馬前蓋卽敎騷之法云攻駒騷其蹄齧者者與校人攻特義同騷亦詳校人疏大戴禮記夏小正四月執陟攻駒傳云攻駒也者敎之服車數舍之也彼攻駒與此經攻駒事異而與敎騷事正相類故鄭不依彼傳爲釋也阮元云古制不盡用騷馬惟善蹄齧者騷之耳不盡用騷馬者凡馬特居四之一也云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者賈疏云以其通閑言之也若然上云夏祭先牧者直是先養馬者非制閑之人案此先牧當與校人夏祭先牧同爲始養馬者經云閑之先牧者謂於十二閑中自爲先牧之繫此乃立文詳略小異實一神也鄭賈說未安云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者段玉裁云括押皆當從木柙同夾以竹爲隱括夾其兩耳頭動搖則

枯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串同貫習也案段說是也說文木部
云桼檢桺也桺稌也桺枯二字古或借桺括爲之法言君子篇
盡通桼桺李軌注云桼桺猶隱括也何休公羊傳序亦云故遂
隱括隱括卽隱桼也竹括中物卽所以散其耳二鄭訓散雖
皆爲擾亂之義而說微不同正校人員選校人謂師圍也正員
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疏注云校人謂師圍也者師圍卽圍
師圍人以其皆校人屬官故亦彖校人之名猶候人之徒屬亦
稱候人也詳彼疏賈疏云凡言正者以尊正卑自趣馬已上並
上官非度人所正故知所正者師圍云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
者平之者說文員部云員物數也小爾雅廣言云選擇也謂選
擇其有才智可備員數者平定之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

爲駮六尺以上爲馬大小異名爾雅曰駮牝驢牡之駒褭驂鄭
司農說以月令曰駕蒼龍疏馬八尺以上爲龍者此別馬良驚
高卑之異八尺以上駮人所謂國馬也說文馬部云馬八尺爲
龍卽本此經龍字又作駮惠士奇云爾雅馬屬絕有力駮又曰
馬八尺爲駮郭注引庾人職龍作駮龍與駮古音同龍爲天駒
故馬以龍名云七尺以上爲駮者駮人所謂田馬也說文亦云
馬七尺爲駮毛詩鄘風定之方中傳說駮亦與此經同詩釋文
及孔疏引定本七尺作六尺誤云六尺以上爲馬者駮人所謂
駮馬也公羊隱元年何注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
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案何說天子乘龍
合於覲禮而以龍爲高七尺以上則與此經舛異益別有所據

呂氏春秋本味篇高注引周禮馬七尺以上爲龍又仲夏紀注引周禮五尺曰駒此並與何說正同高氏似誤記但賈觀禮疏引此經亦有五尺以上爲駒六字疑漢晉時所傳周禮別本實多此一句賈或襲六朝舊疏語也毛詩周南漢廣傳亦云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下曰駒而淮南子時則訓脩務訓高注並云馬五尺以下爲駒與毛賈所述復不同攷說文馬部又云馬高六尺爲騶則與此經馬高度同段玉裁臧庸陳奐並謂毛何諸家所云駒者當爲騶之誤若然說文騶字說解當云高六尺以下六尺以下卽五尺以上也詩陳風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騶亦其證矣 注云大小異名者此無與職事通釋馬大小異名而已引爾雅曰駉牝駒牡立駒騶者釋畜文引之者證馬名

駮之事釋文作駮牡駮牡玄宋徐仁仲本及閩本監本同賈疏云爾雅所釋作詩駮牡三千但直言牡不言牡爾雅之意以詩人美衛文公直牡有三千其實兼有牡故云駮中所有牡則驅色牡則玄色兼有駮鬃參引之者證駮是馬色案賈本作駮牡駮牡玄與今爾雅郭本同郭注云詩云駮牡三千馬七尺以上爲駮見周禮玄駒小馬別名鬃參耳攷爾雅釋文云駮牡頻忍反下同則陸所見郭注本作駮牡駮牡說文馬部亦同臧琳段玉裁謂爾雅蓋以駮牡釋詩之駮牡其說甚塢今郭本爾雅乃傳寫之誤至郭讀駮牡駮牡爲句以玄下屬駮鬃爲句亦與鄭讀不同爾雅釋文又云孫注改上駮牡爲牡讀與郭異然則鄭所據爾雅實孫本正同叔然蓋亦從鄭讀玄字句絕也賈據

誤本作疏而宋本仍之當從釋文及余本校正檀弓戎事乘驪
注引爾雅亦作駮牝驪牡玄者臧琳盧文弼謂後人依郭本竄
改是也檀弓孔疏所據本亦與賈同誤孔廣森云驪是馬色合
與玄對且詩云駮牝三于若駮卽是牝何勞兩言禮駕四牡不
用牝而詩言比物四驪四驪濟濟則驪必駮之牡者玄乃駮之
牝者矣案鄭釋爾雅或當如孔說檀弓注云馬黑色曰驪若然
鄭意驪玄色同以牝牡異稱駮則其大名與云鄭司農說以月
令曰駕蒼龍者春三月令文並同鄭彼注亦據此經爲說先鄭
引之者證馬名龍之事案觀禮云天子乘龍大戴禮記五帝德
篇云帝嚳春夏乘龍秋冬乘馬亦卽此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養廐始牧夏庠馬冬獻馬射則充

樵質茨牆則剪闔蓐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養馬神之也春
秋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故字序爲訝鄭司農云當爲
序立謂序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充猶居也茨蓋也闔苦也樵
質剪闔闔人所習也杜子春讀樵爲齊人言鉞樵之樵樵質所
射者習射處疏闔師掌教闔人養馬者賈疏云闔師卽校人云
良馬乘一師四闔者也云始牧者謂春出馬於牧田也杜氏春
秋釋例云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於墉野秋分農功始藏水
寒草枯則皆還廄是也云夏序馬者謂繫馬於序不露牧也賈
疏云卽趣馬辨四時之居是也云冬獻馬者賈疏云卽校人冬
獻馬尊卑連事相成者也云茨牆則剪闔者爾雅釋言云剪齊
也正字當作蒯說文刀部云蒯齊斷也經典通段蒯爲之謂齊

斷所苦蓋之艸也 注云蓐馬茲也者謂以草薦馬也爾雅釋
器云蓐謂之茲郭注云公羊傳曰屬負茲茲者蓐席也郝懿行
云茲者蓐薦之名一切經音義引二蒼及華嚴經音義引聲類
並云蓐薦也左文七年傳秣馬蓐食宣十二年傳軍行右轅左
追蓐皆以蓐爲草薦也茲者草也素問五藏生成篇云色見青
如草茲者死蓋以茲爲草席也郭引公羊桓十六年傳云屬負
茲史記周本紀云衛康叔封布茲集解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
諸侯病曰負茲荀子正論篇注龍茲卽今之龍鬚席云馬既出
而除之者出謂出牧時也馬在廐時以蓐薦之使可避溼及出
牧時圉師乃除其舊者至馬入時更以新蓐易之云新蓐馬神
之也者謂新作廐則以牲血養之以神明之也其禮蓋與饋廟

略同其牲經無文疑當降於廟與門夾室同用鷄也雜記云魯
屋者交於神明之道也故云神之引春秋傳者左莊二十九年
傳春新作延廡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口中而入杜注云日
中春秋分也治廡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
不時案此云春豈廡則脩廡亦當以春於周正當爲三月四月
五月是不必以秋分杜說與此經迂鄭引左傳似謂春分馬出
卽可以脩廡然與左氏義究不甚合賈疏謂左傳爲孟春新延
廡故云不時蓋欲參合兩經之義亦未知堪否云故字廡爲訝
鄭司農云當爲廡者段玉裁云字當作書說文广部引周禮夏
序馬許君從司農易字也云立謂廡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者
段玉裁云說文廡廡也廡堂下周屋故可以庇馬使涼詒讓案

釋名釋宮室云大屋曰廡廡也廡覆也并冀人謂之度度正也屋之正大者也檀弓注云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又漢書董仲舒傳晉灼注云廊堂邊廡也則度廡之形蓋長廣而卑與廊同夏時暑熱故爲長廣之屋以庇馬使涼吳子治兵篇說治馬云夏則涼廡涼廡卽度馬也云充猶居也者小爾雅廣言云充備也漢書張湯傳顏注云居謂儲也此充權質亦儲備置設之意云茨蓋也者說文艸部云茨以茅葦蓋屋釋名釋宮室云屋以草蓋曰茨茨次也次比草爲之也云闔苫也者闔卽蓋之借字爾雅釋宮云白蓋謂之苫郭注云白茅苫也今江東呼爲蓋說文艸部云蓋苫也云權質闔闔人所習也者賈疏云莖取椹斬莖則苫蓋之類也皆國人所習之事惠士奇云

言圉人養馬以鉄斬芻乃其職也漢掌畜官斫莖卽此蓋斫莖以椹爲藉耳云杜子春讀椹爲齊人言鉄椹之椹者文選陳琳策魏公九錫文李注引蒼頡篇云鉄椹質也說文金部云鉄莖斫刀也凡以鉄斫艸木必以椹承之杜引齊人方言定椹字之音兼取其義也云椹質所射者習射處者明唯在習射處射乃以椹爲質的也與司弓矢二鄭注義同賈疏云按司弓矢云澤則共椹質之弓矢此云射則充椹質皆謂澤宮中試弓習武時所充也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役者圉師使令焉

疏掌養馬

芻牧之事者謂芻秣牧養之事

注云役者圉師使令焉者

據注云役爲之使圉師爲圉人之長其職云掌教圉人養馬故

國人受其使令也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賓客之馬王所以
賜之者詩云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喪紀之馬啓後所薦馬疏凡
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者賈疏云雖同牽馬入陳賓客與喪紀
所陳有異何者若據賓客則在館天子使人就館而陳之若喪
紀則謂將葬朝廟時既夕禮薦馬纓三就者是也天子朝廟亦
當在祖廟中陳設明器之時亦遣人薦馬及纓入廟陳之此馬
謂擬駕乘車吉器最先者也注云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者
者覲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
路下四亞之注云路下四謂乘馬也是諸侯朝覲王賜車馬之
事其時亦此官牽而入陳之也又案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膳
宰致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韋注云司馬掌帥國人養馬故陳

芻圉人職屬司馬若然此官於致饗餼時兼主陳芻不徒牽馬
矣引詩云雖無予之路車乘馬者小雅采芣篇文亦諸侯來朝
賜車馬之事故引以爲證云喪紀之馬啟後所薦馬者啟後謂
啟碑後既夕禮啟後朝祖時云薦車直東榮北轡薦馬纓二就
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又祖奠時云祖還車薦馬如初又
大遣奠後之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
南上案彼士禮亦圉人牽馬入陳與天子同雜記孔疏云按士
喪禮下篇薦馬之節凡有三時一者柩初出至祖廟設爲遷祖
之奠訖乃薦馬是其一也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二也
明日將行設遣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三也詒讓案薦馬雖有三
節要在啓碑後故鄭云啓後以駭之明皆此官牽而入陳矣又

案既夕記注說上士二廟者第一日朝禴廟不薦車馬然則王
葬徧朝七廟前六廟皆未薦至末日朝大祖廟始牽馬入陳矣
廐馬亦如之廐馬遣車之馬人捧之亦牽而入陳疏廐馬亦如
之者此冢上喪紀爲文也 注云廐馬遣車之馬者按人云飾
遣車之馬是也廐者謂陳之云人捧之者謂入廟及行就壙時
皆須人捧之按人注以遣車之馬爲塗車芻靈明不可駕引以
行也巾車云大喪飾車遂廐之行之注云謂陳駕之行之使人
以次舉之以如墓也若然遣車人舉之故馬亦人捧之矣云亦
牽而入陳者賈疏云亦於祖廟陳此明器也但遣車及馬各使
人別捧故上注云行則解脫之是也案賈據司常注也依巾車
注遣車亦陳駕則入廟陳明器時當以馬就車馬而陳之至

葬將行時乃解說而別捧之以如墓至塋懷於墓道亦當駕之
走時復解說藏之梓內見外互詳巾車校人疏

周禮正義卷六十二終